杜甫詩中人倫光輝之德性美

陳宣諭*

摘 要

親情對每個人都是不可或缺的情感，深受儒家思想影響至性至情的杜甫，親情更是其生命動力的支撐。杜甫的人倫情懷，除了忠君愛國之外，一生鍾於楊氏夫人，始終恪守夫妻職份，對妻兒情深厚愛，對弟妹至誠血性，不論人生得失、沈浮，永遠患難與共。本文試圖從杜甫「感人肺腑之夫婦典範」、「維妙維肖之天倫情事」、「一派友悌之至誠血性」等詩歌中探析其人倫親情與對社會關懷如何交織互融？如何呈展人倫光輝之德性美？

關鍵字：杜甫、親情詩、德性美

陳宣諭：臺北市立體育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專任助理教授
通訊：shiuanyu@tpec.edu.tw
收稿日期: 101 年 10 月 12 日；修改日期: 101 年 11 月 10 日；接受日期: 101年 12 月 5 日

Modern Taohuayuan Journal ,Dec 2012 ,No.2,pp.11–28

The Beauty of Morality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in Du Fu's Poems

Chen Shiuan-Yu

Abstract

The feeling of parents and children is necessary for everyone. Especially for Du Fu, who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Confucianism and a man of sincerity, this feeling was his driving force for life. In addition to his, his human relationships showed in his love to his wife without betraying his wife, in the deep love for wife and children, as well as in his truthful brotherhood in his life of vicissitude. He always kept the beauty of virtue as above-mentioned. In this study it was investigated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arent-children relationship and community concerning, and on the beauty of virtue for the parent-children relationship. It was discussed from Du Fu's poems, such as profoundly moving examples of man and wife, remarka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and truthful brotherhood.

Keyword：Du Fu, parent-children poems, beauty of morality

壹、前言

詩歌中的抒情精神是一種向上的力量，一種神聖的音響，一種苦厄中懷著希望的情緒，一種對人類和自然的眷戀與愛，一種批判的力量。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曰：「一切好詩都是強烈感情的自然流露……它起源於在平靜中回味的情感。」[1]

親情對每個人都是不可或缺的情感，深受儒家思想影響至性至情的杜甫，情更是其生命動力的支撐。唐代是儒釋道各家思想開放融合的時代，但杜甫至死不忘憂國憂民、匡時濟世的政治熱情，雖曾學佛，如〈秋日夔府詠懷〉一詩中曾言：「身許雙峰寺，門求七祖禪」，但終生奉儒守官，卻對佛家也有相當的體驗與尊重，並未在困頓之際棄儒，放下一切，如〈謁眞諦寺禪詩〉曰：「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峰」、〈別李秘書始興寺聽居〉云：「重聞西方觀止經，老身古寺風冷冷。妻兒待米且歸去，他日杖藜來細聽」，可見極重視家庭情感。

中國傳統的倫理規範是以家庭爲本位，再延伸至社會關係之中。杜甫的人倫情懷，除了忠君愛國之外，一生之情愛鍾於楊氏夫人，始終恪守夫妻職份，對妻子情深厚愛，對弟妹至誠血性，不論人生得失、沈浮，永遠患難與共，雖愧爲人夫、人父、兄長，但對妻子始終相濡以沫，對兒女、弟妹始終充滿慈愛、深情。梁啓超在〈情聖杜甫〉中將其冠以「情聖」的稱號，認爲「其詩情感的內容是極豐富的，極眞實的，極深刻的」、「寫情聖手，無人可比」[2]。黃生也說：「杜公爲人無所不眞——人眞，故其詩亦眞」，詩中處處流露人倫光輝之「德性美」[3]。本文試圖從杜甫詩中探析人倫親情與對社會關懷如何交織互融？如何呈展人倫光輝之德性美？

.貳、感人肺腑之夫婦典範

杜甫意在仕進，妻兒並不是他主要關注的對象。直到天寶十四

1 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抒情歌謠集》前言，載於拉曼・塞爾登(Raman Selden)編、劉象愚、陳永國等譯：《文學批評理論——從柏拉圖到現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5月)，頁183-184。

2 梁啓超：〈情聖杜甫〉一文爲演講稿，發表於1922年清華大學詩學研究會上。

3 德性美，亦指道德美。道德美是指道德行爲、道德品質和道德境界的美。道德美是一種精神美，它是善與美的結晶，是高層次性審美活動的觀照對象。人類審美發展的趨勢是從體貌美的欣賞到精神美的欣賞，並追求這兩者的結合。道德美體現著社會肯定的價值取向。

年由長安出發前往奉先縣探視家屬，驟遭喪子後，沈痛之情才宣洩紙上。此後戰火燃起，夫妻分隔，詩人對妻子的懷念愈轉深濃，所以詩篇中言及妻子者隨即轉多。[4]杜甫詩中往往一提及妻子，就言及兒女，可覓家庭對他的重要。「在老病窮愁時，家庭的溫情應該是這位詩人最後所有，也是他最大的安慰。」[5]

由毓淼在〈杜甫及其詩研究〉一文中稱呼杜甫爲「家庭詩人」，說「他的集中想念到妻子弟妹的詩，處處都是至情流露。」[6]杜甫雖在詩中屢述鶺鴒之情，但並未留予我們有關杜妻生平的線索。史載資料不多，元稹〈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僅言：「夫人弘農楊氏女，父曰司農少卿怡，四十九年而終。」[7]杜甫五十九歲病歿，詩集中無悼亡妻之作，可見楊氏必死於杜甫之後，兩人年齡相差至少十歲。據陳師文華考訂：他極可能於天寶八載結婚，婚後育有三男三女，長子宗文，次子宗武，幼子早夭。晚年又生一女，亦不幸早殤[8]。

楊氏的家世爲人，我們所知不多，但可確知，透過杜甫筆下的描述，她是位溫柔敦厚的好妻子。杜甫在長安期間，奔波謀職，應詔、干謁、上詩、獻賦，所有求仕嘗試皆敗，生活困窘。然其妻無怨無悔，堅忍寬容分擔丈夫重擔，以下分別從妻子寄人籬下的「老妻寄異縣」、貧賤夫妻卻能「老妻**�far**我顏色同」、對長年流離受苦老妻道出「飄飄愧老妻」、望月懷人的「雙照淚痕乾」等單元見其感人肺腑之夫婦典範。

一、老妻寄異縣

天寶十三年(西元754年)秋，久雨六十餘日不停，京城物價暴漲，人民缺乏糧食。據《唐書・玄宗本紀》載：

> 是秋，霖雨積六十餘日，京城垣屋頹壞殆盡，物價暴貴，人多乏食，令出太倉米一百萬石，開十場賤糶，以濟貧民。東都瀍、

4 許碧琴：〈杜甫筆下的妻子—溫柔敦厚的楊氏〉《壢商學報》，1998 年5 月，頁4。
5 鍾慧玲：〈長貧任婦愁——杜甫筆下的妻子〉《東海中文學報》第10 期，頁53。
6 由毓淼：〈杜甫及其詩研究〉一文，收於《杜甫和他的詩》上册(臺灣：學生書局，1971年)，頁17。
7 (清)楊倫：《杜詩鏡銓》附錄元稹〈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誌銘〉(臺北：天工書局，1994年10月)，頁1140。
8 詳見陳師文華在《杜甫傳記唐宋資料考辨》〈家族資料之考訂〉中提到杜甫幼子餓死、幼女早夭，最後僅剩二男二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87年，頁38–43。

洛暴漲，漂沒一十九坊。[9]

杜甫經此水患，生計艱困。只好攜家前往奉先寄寓於縣署公舍。天寶十四(西元755年)十月，杜甫獨往長安，朝廷忽授河西尉，不拜，改爲右衛率府兵曹，謀得官職，十一月趕回奉先探望妻兒，不幸幼子餓死。〈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云：

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饑渴。入門聞號咷，幼子餓已卒。吾寧捨一哀？里巷亦嗚咽。所愧爲人父，無食致夭折。豈知秋禾登，貧窶有倉卒。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撫跡猶酸辛，平人固騷屑。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憂端齊終南，澒洞不可掇。[10]

生活的艱辛，宦途的失志，使詩人對妻兒永懷著愧疚。仇兆鰲注云：「備嘗困頓，無可如何，而爲自寬自譴之詞。」[11]王嗣奭注云：「敘父子夫婦之情，極其悲慘。」[12]父子之情之所以悲慘，是因爲一個作父親的居然無法提供最起碼的生活條件，讓孩子吃飽，難怪詩人有「所愧爲人父」的吶喊。夫婦之情之所以悲慘，是因爲一個作丈夫的居然無法提供妻兒安居的住所，反而讓妻子寄人籬下，「十口隔風雪」，有情有義的詩人難免會「誰能久不顧」的自責。杜甫亟欲護妻庇子之心，昭然若揭，故沈德潛贊歎曰：「千古情至語」[13]。詩中最後落筆在家庭，描述自己家庭承受此巨大災難，不惑之年而喪子，未能盡到父親責任深感內疚。自己「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尚且遭受如此不幸，由此推知，那些百姓的境況將更爲悲慘：「撫跡獨酸辛，平人固騷屑。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從而產生「憂端齊終南，澒洞不可掇」的悲感。由一己之悲昇華到爲天下人的痛苦、爲國家民族的災難而悲嘆，由自己的不幸聯想到普天之下百姓的不幸，如此不矯揉造作、故作姿態，由己悲念人悲，由一家之不幸念天下國家之不幸，將「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自然流露，顯示出一個社會良知的情懷。

9 楊家駱主編：《新舊唐書合鈔幷附編十六種一》卷九（臺北：鼎文書局，1972年4月初版），頁113。
10(清)楊倫：《杜詩鏡銓》(臺北：天工書局，1994年10月)，頁111。
11(清)仇兆鰲：《杜詩詳註》卷九（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9年)，頁965。
12夏松涼：《杜詩鑒賞》引(遼寧：遼寧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1版)，頁100。
13(清)沈德潛：《杜詩評鈔》(臺北：中文出版社，1976年)，頁33。

二、老妻覩我顏色同

乾元二年(西元759年)，杜甫客秦，經同谷至成都，此爲生平中最艱難之一年，所謂「一歲四行役」，不僅行路最多，且深困於挨餓受凍。初到成都時，曾靠故人嚴武接濟，分贈祿米，一旦故人音書斷絕，一家子免不了飢餓，如〈狂夫〉詩曰：「厚祿故人書斷絕，恆饑妻子色淒涼」，描寫一家子挨餓最深刻，莫過於〈百憂集行〉，詩云：

> 入門依舊四壁空，老妻覩我顏色同。癡兒不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門東。[14]

杜甫兩手空空從外奔波而回，杜甫借孩子餓的哭叫討飯吃的糾纏，從側面襯托出自己對家人的依戀，貧賤夫妻百事哀，但難能可貴的是楊氏看著空手入門的丈夫，便知曉也沒有責怪之意。在杜甫失意窮困的一生中，最瞭解他，最支持他的人，非妻子莫屬。杜甫的汗顏悲窘，幾乎無地自容，「老恥妻孥笑，貧嗟出入勞」(〈赴青城縣出成都寄陶王二少尹〉)，其實妻子並不會嘲笑他，只是詩人心中慚恥愧對妻子罷了。

三、飄飄愧老妻

杜甫自天寶十五年(西元756年)避亂，至今十年，寫下〈自閬州領妻子卻赴蜀山行〉三首，其二寫下愧對妻子之語，詩云：

> 長林偃風色，迴復意猶迷。衫裛翠微潤，馬銜青草嘶。棧懸斜避石，橋斷卻尋溪。何日干戈盡，飄飄愧老妻。[15]

詩中以「何日干戈盡，飄飄愧老妻」一句道出杜甫對妻子最深沈的感情用一個「愧」字含括不盡，對於長年跟著他吃苦受罪，飽受風霜折磨、年華老去的妻子，也付出最眞摯的情愛，更展現出夫妻間相知相惜，禍福與共。

所幸得投奔故人孫宰，才得以勉強度日，「從此出妻孥，相視

14(清)楊倫：《杜詩鏡銓》(臺北：天工書局，1994年10月)，頁367。
15(清)楊倫：《杜詩鏡銓》(臺北：天工書局，1994年10月)，頁509-510。

涕闌干」(〈彭衙行〉)，兩家妻小會面，淚流滿衣襟，對方心疼不捨杜家妻小流下同情之淚，而寄人籬下的楊氏卻流著無限心酸之淚。杜甫將妻小安置在鄜州後，自行奔往行所在，不幸身陷賊中。至德二年(西元757年)五月又逃赴鳳翔，拜左拾遺後之生活，雖能免於饑寒，然仍不免貧窮。同年閏八月，往鄜州省親時所作之〈北征〉詩云：「經年至茆屋，妻子衣百結」、「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腳不襪」、「牀前兩小女，補綻才過膝」等句觀之，杜甫之妻女營養不良、衣襪不全，對妻子無限愧疚，作爲一家之主竟無法保障妻兒最基本的生活。輾轉得家書，因向李嗣業借馬代步，才得以提早回家，在〈徒步歸行〉云：「妻子山中哭向天，須公櫪上追風驃。」家書中楊氏可能遇到難以獨自解決的生活困境，所以杜甫憂心如焚才寫下借馬帖卻急奔回家。於兵荒馬亂中，一個婦道人家欲帶領幾個幼童維生，極不易極艱辛。楊氏內心企盼與夫同苦共生，然又不忍拂逆夫婿欲「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之壯志，在杜甫大半生窮困潦倒之時，我們所看到的楊氏無疑是一位無怨無悔獨自撐起一家幼兒的堅強女性，流露出母性的光輝。

四、雙照淚痕乾

有些情事或意願，不宜在詩中正面直說，通過委婉含蓄的手法來表現，則顯得雅致大方，別有風神。杜甫思家思鄉的詩歌皆是從正面懷想，而五律〈月夜〉詩是思家思鄉之代表作，是詩人懸念妻子兒女，不直抒其情，反而「專從對面著想」[16]，其詩云：

>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17]

〈月夜〉一詩是杜甫設想鄜州夜，妻子閨中望月懷人的情景。「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字面上雖言孩子們尚不能理解母親對月

16高步瀛：《唐宋詩舉要》引吳見思語：「專從對面著想，筆情敏妙。」(臺北：學海出版社，1977年8月4版)，頁470。
17(清)楊倫：《杜詩鏡銓》(臺北：天工書局，1994年10月)，頁126。

思父的心事，實際上卻是杜甫遠念妻子，卻以妻的形象來述說完成一段情感流露的歷程。想到小兒女，就會想到與小兒女相依爲命的妻子。在兵荒馬亂中，家境貧寒，撫育兒女等沈重家務全部由妻子獨自承擔，「所愧爲人夫」的感慨之情油然而生，對妻子的遙思遠念就更深濃。於是杜甫筆下將妻子化成「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的美女，不再是歷經歲月蒼桑的「老妻」。此時杜甫對老妻描繪宛如二八佳人，優美而驚豔，讓人感受到詩人要想觸摸的欲望。然而優美的場景立即切換，末句「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此時剩下只是一對歷經磨難老夫老妻抱頭相泣的哀景。此處的「淚痕」是家鄉妻子的淚痕，也是杜甫的淚痕，天涯此時，團圓才是彼此的心願。杜甫以妻子望月懷想他，更深一層透顯出，其對妻兒之遠念。〈月夜〉一詩思家懷鄉之寫作手法特殊，以含蓄深摯襯出那份人間至愛，將其內心眷戀、不捨與掛念，藉由妻兒的名義，表達潛伏在心底的激情，不同於杜甫思鄉思家主題的詩歌那樣將感情直接呼告出來。於此可見同樣是眞情流露，但此詩情感的表現卻含蓄深摯，不同其他作品的直率熱烈、單刀直入，情感奔放，更成功塑造夫妻相思的典型情感，更體現其至性至情之心。

杜甫在〈數陪李梓州泛江有女樂在諸舫戲爲豔曲二首贈李〉中，他更戲勸友人勿耽於女樂，詩云：「使君自有婦，莫學野鴛鴦」。可知杜甫在夫妻倫常上，他是謹守儒家傳統思想，雖然楊氏和他聚少離多、分隔兩地，但心裡始終掛念、愧對楊氏一人，感謝她爲家庭付出一切，對妻子有著含蓄且深摯的情意，任何外物都不能讓他割捨此人間至愛[18]。在上述詩中，我們可見杜甫和楊氏這對苦難夫妻之間的感情早已不能用簡單「愛情」二字涵括，在飄泊動盪的歲月中相互扶持，在貧困中同心面對惡劣處境。他們之間沒有纏綿悱惻的愛情故事，僅有互信互諒，互敬互愛，留予後世一個樸實無華、感人肺腑的夫婦典範。

唐朝婚姻最重門第[19]，官家之女楊氏嫁入出身世家的杜甫，本屬門

18杜甫〈謁眞諦寺禪師〉詩云：「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峰」。黃生《杜工部詩說》云：「妻子難捨，甚於詩酒。」(臺北：中文出版社，1976年)，頁433。可見杜甫深深牽繫著妻子，要他斷緣捨愛去隱居求道，絕非他所能。

19陳東原：〈隋唐五代的婦女生活〉《中國婦女生活史》(臺北：台灣商務書局，1965年)，,頁118

當戶對的良緣，然而綜看楊氏嫁至杜家後的人生，沒有錦衣玉食，也沒有豪華大屋，反而居無定所，終日飢貧，困苦的生活使她學會了堅強，人情的冷暖使她懂得分擔丈夫的憂苦，杜甫從未在詩中刻意的讚美、塑造她，然而在最眞實的紀錄裏，保留對她最眞實自然的情感，讓我們看到一位最平凡也最偉大的女子，一位堅忍寬容的妻子默默爲家庭付出，爲丈夫分憂解勞，更是一家的支柱。

參、維妙維肖之天倫情事

杜甫將自己託身他鄉，與他人應酬交遊以求資助，雖「強將笑語供主人」卑微方式努力維持一家的生計，但仍擺脫不了面臨貧窮艱難的生活困境，當下，首當其衝就是依附在身邊的孩子們勢必也會同時受到連累。回到家中，面對饑寒兒女，心中既愧疚又無奈，孩子從疏遠埋怨的「見耶背面啼」到童心再現的「問事競挽鬚」，甚至「小兒強解事，故索著李餐」，更以沈痛之心面對「嬌兒惡臥踏裏裂」，流露出對孩子們的憐惜不捨之情，亦表露普天之下貧窮父親的共同心聲。在無奈悲苦之際，流露出維妙維肖之天倫情事。

一、老夫情懷惡

〈北征〉一詩雖敘述顚沛流離中，回到家中妻兒艱難受苦情狀，表達杜甫慚愧與無奈的悲懷，詩中描寫兒女部分：

> 況我墮胡塵，及歸盡華髮。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迴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腳不襪。
>
> 床前兩小女，補綻才過膝。海圖拆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顚倒在短褐。老夫情懷惡，數日臥嘔泣。那無囊中帛，救汝寒慄慄。
>
> 粉黛亦解包，衾裯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痴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爲，曉妝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籍畫眉闊。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饑渴。
>
> 問事競挽鬚，誰能即嗔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新歸且慰意生理焉得說？[20]

20(清)楊倫：《杜詩鏡銓》(臺北：天工書局，1994年10月)，頁160-161。

父子重逢，喜中有悲，悲中有喜，詩中透過爲人父的眼睛看到經歷戰亂的妻兒慘狀，運用左思〈嬌兒詩〉白描筆法勾勒小兒女天眞活潑形象：「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腳不襪」、「學母無不爲，曉妝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籍畫眉闊」，看到面黃肌瘦、衣衫襤褸的兒女，飽含著自責，但見其妻女梳妝打扮的情景，重新拾起家庭溫馨，甚至孩子吵鬧亦覺得甜密：「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饑渴。問事競挽鬚，誰能即嗔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充分感受詩人愛子之心，將自己深沈內斂的父愛融入到對兒女的眞實刻劃之中。

詩中採以細膩刻劃賦筆，如「動作」描寫：「見耶背面啼」，將他回到鄜州家中所見兒子不到父親懷中哭，而是獨自背過臉去哭，活靈活現道出與父親感情的疏遠，甚至對父親的埋怨，又運用「肖像」描寫：「垢膩腳不襪」、「床前兩小女，補綻才過膝」，眼前的兒子渾身骯髒，深秋之際，也無一雙襪子可穿。進到屋中，見到沒有完衣而不敢下床的女兒，布滿縫補的衣服剛遮住膝蓋。身爲一家之主的他，連基本民生物質也無法滿足。以及運用「心理」描寫：「老夫情懷惡，數日臥嘔泣」，用一個「惡」字將身爲父親的內心愧疚與傷痛完全表現出來。但歸家責怪，當他見到妻兒的笑容，精神和肉體的打擊也逐漸淡化，盡情享受在天倫之樂，最後重新燃起生活的信心。此詩藉由心理描寫、動作描寫、肖像描寫，後不久，孩子漸漸恢復他們的淘氣天性，再次運用動作描寫：「學母無不爲，曉妝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籍畫眉闊」，女兒學母化妝之態，甚至「問事競挽鬚」，圍著父親問東問西，還玩起父親的鬍鬚，此時童心再現，杜甫非但不刻劃生活中點點滴滴細節，失望與希望交織，情感起伏大，特別撼動人心，流露出爲人父慈愛之情。

二、小兒強解事

天寶十五年(公元756年)六月，潼關失守，安祿山亂起，杜甫攜家眷連夜北逃，在〈彭衙行〉一詩純熟勾勒出一幅戰亂流離之圖，詩中描繪出兒女顚沛流離、困頓之狀，詩云：

> 癡女饑咬我，啼畏虎狼聞。懷中掩其口，反側聲愈嗔。小兒強解事，故索苦李餐。[21]

逃難之際，卻遇上雷雨泥濘，長時間跋山涉水，已疲餓不堪，女兒因饑餓又哭又咬野蠻討飯吃，道出難民挨餓的普遍情況。深怕女兒哭聲會招引猛虎和豺狼，杜甫只好將她緊摟於懷中，並用手捂住其口，哪知其哭鬧更厲害。反之，此時兒子見其妹餓的如此失去理智模樣，跳出來爲父親解危，體貼向父卻索苦李吃，表現出兒童成熟懂事，亦如熊秉眞在《童年憶往》一書中曰：

> 兒童爲成人分勞苦，與之同患難，並且共同承受來自親人和外在的打擊和壓力。連一般常說的成人對兒童的影響，再一細想其實當然含有兒童對成人之諒解與接受。家遭不幸或遇難關時，孩子所沒的衝擊，代表兒童與成人休戚一體，膚感身受的結合。而且這種同受苦、共憂憤的情感，對成人而言，常一種重要的安慰、支撐和鼓舞。[22]

可見兒童對成人的諒解與接受，對成人而言，是一個重要的安慰、支撐和鼓舞，正如「小兒強解事，故索苦李餐」，讓杜甫面對無奈沈痛的苦境欣慰不少。

三、嬌兒惡臥踏裏裂

杜甫四十九歲入蜀後，在友人協助下，於成都西郊浣花溪畔興建一間茅屋，安頓先前受苦挨餓之妻兒，然卻因八月一場風雨，使得草堂受損，有感而發作了〈茅屋爲秋風所破歌〉一詩，詩中寫到家中孩子：

> 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臥踏裏裂。[23]

杜甫在詩中以鐵來形容跟隨他在外流浪多年的綿被變得很僵硬，早已不暖和，還硬如鐵，一語雙關也道出現實的殘酷與天氣的酷冷，更暗指人生無情的打擊。被子能硬得像鐵，已經足見其舊，但卻遭睡姿不良之愛子，蹬一腳，破一塊，更見其早已不堪使用。其實杜

21(清)楊倫：《杜詩鏡銓》(臺北：天工書局，1994年10月)，頁166。
22熊秉眞：《童年憶往》(臺北：麥田出版社，2000年8月)，頁302。
23(清)楊倫：《杜詩鏡銓》(臺北：天工書局，1994年10月)，頁364。

甫並非心疼不捨那一床薄被，也非指責自己的孩子，就算睡姿良好，那床薄被實在已經夠陳舊，輕輕一翻身也會撕裂開來，撐不了幾個寒冬，想必杜甫每次睡覺必得小心翼翼不敢翻身，深怕一不小心就弄破那唯一可以捱過寒冬的薄被。如今卻被孩子給蹬破了，被窩冷，孩子就睡不著，在此憐惜嬌兒之情更爲濃厚。杜甫面對整個社會的飢貧、面對家庭的慘狀，心中有著難盡的苦痛與內疚，對家庭未盡父親之職，只能帶著愧疚之心悲嘆憐惜孩子。

肆、一派友悌之至誠血性

杜甫身處戰亂頻繁的時代，一生到處流離奔波，因此思念家族的作品特別多，在其詩歌中也處處流露出思鄉思親之情，其中特別以思念家鄉親人爲主題，如〈百憂集行〉中憂身老貧窮而不能顧家、〈狂歌行贈四兄〉寫到喜兄弟相見、〈喜觀即到復題短篇二首〉寫待弟不至，見弟書到之悲喜之情、〈乾元中寓居同谷縣歌七首之二、三、四〉寫到懷念家人兄弟姊妹等詩，字裡行間眞情流露。而〈同谷七歌〉這組詩是杜甫在唐肅宗乾元二年(西元759年)十一月寓居同谷時作。詩歌內容不外是慨嘆生活艱難，骨肉離散，仕途上失意，其中雖不無因牽騷而誇張的地方，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當時的困苦境遇。在此舉第三首憶弟、第四首懷念孀居妹妹爲例，杜甫比一般人幸運的是弟妹雖離散在四處，卻都健在，分離的滋味引起詩人的思念。

一、三人各瘦何人強

在亂離之際，大家自顧不暇，兄弟生離、死別無從一見之悲慨，如〈乾元中寓居同谷縣歌〉七首之三，詩云：

> 有弟有弟在遠方，三人各瘦何人強？生別展轉不相見，胡塵暗天道路長。前飛鴛鵝後鶖鶴，安得送我置汝旁？嗚呼三歌兮歌三發，汝歸何處收兄骨？[24]

此詩是杜甫念弟之作，寫兄弟離亂闊別之情。首二句連呼「有弟」，天各一方，愛而不見，惻惻難安。呼喊遠在異鄉的兄弟，使被呼告的兄弟，彷彿就在杜甫眼前，以示現呼告的表達技巧，藉首二句的呼喊，將杜甫因兄弟分離，無法團聚的哀痛，淋漓盡致的表

24(清)楊倫：《杜詩鏡銓》(臺北：天工書局，1994年10月)，頁297-298。

達出來。詩人有弟妹五人，皆繼母盧氏所生。弟名豐、穎、觀、占。其中除占隨詩人後來入蜀外，餘皆分居他郡。《後漢書》：「趙孝，其弟禮，爲賊所得，將食之。孝自縛詣賊曰：『禮餓羸瘦，不若孝肥飽』。賊感其義，俱舍之。」[25]詩中「三人各瘦何人強」特意提出「三人各瘦」，含有趙孝故事中兄弟相救之意，然而「何人強」指出大家皆自顧不暇之意。現今「生別輾轉不相見」，分居各地。「胡塵暗天道路長」，干戈阻隔，所以無法相助。由生離進而想到死別，如今戰亂，朝不保夕，想到家人今生無法相見，甚至連死別都不可能，思念家人之情更是哀痛欲絕。誠如仇兆鰲云：「生別輾轉，自東都而長安，又自秦隴而同谷。胡塵暗天，申言生別之故。弟在東方，因欲東飛而去也。始念生離，終恐死別，故有收骨之語。」[26]

杜甫作此〈同谷七歌〉時是生平最困苦時期，也是他一生轉捩點。在此之前，他積極進取，希求仕進。從此以後，已對仕途絕望，前途一片黯淡。因此以〈同谷七歌〉來懷念家人弟妹是一生中哀痛之悲歌。此外，在〈又示兩兒〉詩云：「團圓思弟妹，行坐白頭吟。」仇注云：「弟留長葛，妹託江州，當此今節，不能一室團圓，惟有頭白哀吟而已。」[27]縱使杜甫年紀已大，兒女皆在身旁，他仍然有未能與弟妹相聚之遺憾。〈遣興〉云：「干戈猶未定，弟妹各何之！」仇注云：「此章憶弟妹而作也。」[28]當風塵動蕩，干戈不息時，杜甫對於弟妹的惦念就更加牽腸掛肚。〈九日登梓州城〉云：「弟妹悲歌裡，乾坤醉眼中。」范鞏雲云：「弟妹不可見，僅在悲歌中想念。」[29]此詩寫到無法見到弟妹，只好將思念化作無奈的悲歌。從上述詩文裡，杜甫記掛弟妹之深情，皆可於詩中獲尋。無論是窮途潦倒時，抑或是團圓心喜時，其心靈深處總有再見弟妹的渴望，一派友悌的至誠血性感人深切。

25(清)仇兆鰲：《杜詩詳註》之八〈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之三〉(臺北：正大書局，1974年)，頁695。
26(清)仇兆鰲：《杜詩詳註》之八〈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之三〉(臺北：正大書局，1974年)，頁695。
27夏松涼：《杜詩鑒賞》(遼寧：遼寧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1版)，頁2047。
28(清)仇兆鰲：《杜詩詳註》(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9年)，頁1010。
29(清)范鞏雲：《歲寒堂讀杜》(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74年)，頁497。

二、書到汝為人

杜甫對手足之情的執著，知骨肉尚存心喜，其眞情流露，由〈喜觀即到復題短篇二首〉一詩清楚可見，詩云：

> 巫峽千山暗，終南萬里春。病中吾見弟，書到汝爲人。意答兒童問，來經戰伐新。泊船悲喜後，款款話歸秦。(其一)
>
> 待爾嗔烏鵲，拋書示鶺鴒。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經。江閣嫌津柳，風帆數驛亭。應論十年事，撚絕始星星。(其二)[30]

此二首詩寫兄弟即將重聚之喜。浦起龍《讀杜心解》云：「此詩題云『即到』，亦猶未到也。第一首從『即到』正面著筆，是初得信時第一層念頭，只是一喜，尚無雜想。第二首從『即到』對面著筆，是既得信猶未到也。第一首從『即到』正面著筆，是初得信時第一層念頭，只是一喜，尚無雜想。第二首從『即到』對面著筆，是既得信後第二層念頭，全是心猜眼盼光景。『喜』字亦對託而出。」[31]首章「兼悲喜之意，千山迷暗，公不見弟，萬里春行，弟在途中也。」[32]「書到汝爲人」一句點出戰火彌天，生死未卜之際，因接家書，而知骨肉尚存的驚喜。次章寫盡詩人期待渴望的心情，以嗔烏鵲、示鶺鴒、嫌津柳、數驛亭來表示瞬息難安。黃生曰：「前半喜其至，而又恐其不即至，皆引領延佇時，無可奈何之語。嗔烏鵲之不靈，已妙矣，拋書示鶺鴒，九覺怪得奇異。」[33]最末以期待手足團聚之喜，足慰平生之愁。此詩喜中含悲，暗蘊十年離亂之悲，藉由情急望眼將穿的形貌，表現出杜甫心中渴望與手足重聚的心情，眞摯傳神。

30(清)楊倫：《杜詩鏡銓》(臺北：天工書局，1994年10月)，頁749-750。
31(清)浦起龍：《讀杜心解》卷三之五〈喜觀即到復題短篇二首〉(臺北：中央輿地出版社，1970年12月初版)，頁535-536。
32(清)仇兆鰲：《杜詩詳註》卷之十八〈喜觀即到復題短篇二首之一〉(臺北：正大書局，1974年)，頁1617。
33(清)仇兆鰲：《杜詩詳註》卷之十八〈喜觀即到復題短篇二首之二〉引黃生語(臺北：正大局，1974年)，頁1619。

三、良人早歿諸孤癡

依據《杜甫年譜》世系表，杜甫有弟四人：穎、觀、豐、占；妹一人，嫁九江郡鍾離韋家，皆盧氏母所出[34]。其詩〈元日寄韋氏妹〉：「近聞韋氏妹，迎在漢鍾離」[35]，由於道路險阻，一直未能回來。首二句連呼「有妹」，遠在鍾離，良人早歿，諸孤皆痴，嫠婦客居，何以爲計？杜甫對妹之遠隔，寡居、姪兒年幼，處境艱困，時時縈懷，想去探視，路途時局，如此險惡，未能成行。故首句即以呼告方式，表達自己對遠方處境尤難的妹妹，思念益切。杜甫與弟妹雖非同母所生，然友于之情在詩中亦顯示出來，如〈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之四〉詩云：

> 有妹有妹在鍾離，良人早歿諸孤癡。長淮浪高蛟龍怒，十年不見來何時？
> 扁舟欲往箭滿眼，杳杳南國多旌旗。嗚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猿爲我啼清晝。[36]

此章嘆妹之遠離，且傷其孤苦境況。仇兆鰲云：「此章嘆兄妹異地也。嫠婦客居，孤兒難倚。十年，妹不能來；扁舟，公不得往；蛟龍，防路之險；旌旗，患時之危；猿啼清晝，不特天人感動，即物情亦若分憂矣。」[37]杜甫想念妹妹、想見妹妹，卻礙於戰亂箭滿旗多，時方危難，長淮浪高，路途險阻，加上戰亂頻仍、盜賊的封鎖猖獗，卻無法相見，如此險惡，則妹之處境尤難，兄之思念益切。兄妹懸隔十年，內心之悲以猿啼助哀。李子德云：「嗚咽悱惻，如聞哀絃」[38]針對杜甫這種鬱結的深情、無奈的悲傷而作評。讀此詩，我們可見杜甫記掛韋氏妹的深情，在窮途潦倒之時，心靈深處的某角落仍懸念著妹妹，渴望再見妹妹，流露出至誠友悌的人倫親情。

34劉孟伉：《杜甫年譜》(臺北：學海出版社，1981年再版)，頁1-2。
35《杜詩鏡銓》引漢《地理志》曰：「鍾離縣屬九江郡。邵注：今鳳陽府臨淮縣。」見(清)楊倫：《杜詩鏡銓》卷三〈元日寄韋氏妹〉引(臺北：華正書局，1981年)，頁128。
36(清)楊倫：《杜詩鏡銓》(臺北：天工書局，1994年10月)，頁298。
37(清)仇兆鰲：《杜詩詳註》(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9年)，頁947。
38(清)楊倫：《杜詩鏡銓》(臺北：華正書局，1990年)，頁298。

伍、人倫親情與社會關懷交織互融

杜甫描述家庭親情詩中，篇篇可見敘事、抒情相結合，甚至細節描繪夫妻之情、兒女情態、手足之情時，特別凸顯詩人內心波瀾。杜甫始終懷著一顆赤誠仁者之心，詩中除了展現人倫親情外，更關懷社會民生，如〈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詩中見其面對家庭的不幸並未深陷哀境而怨天尤人，反而能推己及人，聯想到更多貧困百姓「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甚至擔憂時局「憂端齊終南，濎洞不可掇」；〈自閬州領妻子卻赴蜀山行三首其二〉詩中寫到「何日干戈盡」，爲蒼生共祈戰亂平息，可以回歸平靜生活；〈彭衙行〉雖說自家遭遇苦難「癡女饑咬我」，更是描繪安史亂中人民流離情狀實寫鏡頭，反應國家民族苦難，激發人們愛國之情。

杜甫詩作中有一種驚人的張力，力圖平衡在「失敗的大地」上的錐心靈魂痛苦與追求純潔詩歌眞理之間的巨大衝突，以一個中年人的知性，把痛苦與幻滅轉化爲一種平穩墨蹟中的隱痛，進而變成具有理想傾向的抒情詩歌。「希望」與「絕望」是一股「兩面拉開的力量」，希望正在絕望的最深處。杜甫家庭親情詩中處處流露著希望與絕望兩種情懷。杜甫面對茅屋爲秋風所破的處境，雖是社會悲劇，但卻展現出另一種精神面相，希望全天下的人都過得很好：

>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盡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39]

杜甫由眼前自家的狼狽處境，勾起對於戰亂以來所經歷的痛苦回憶，並由此而聯想到和自己一樣悲慘的不幸「寒士」，從人倫親情的關懷擴及對廣大衆生疾苦的關切之情。杜甫在困境中，仍爲天下寒士設想，其胸襟之大，比起怨天尤人，感慨悲嘆者，境界高得多。他即使是一顆流星，也要把光留在世間，頑強的生活，無私的宏願，開掘出人的德性美。

本文「感人肺腑之夫婦典範」、「維妙維肖之天倫情事」、「一派友悌之至誠血性」等詩歌中悲歎不單只是詩人個體內在的情

39(清)楊倫：《杜詩鏡銓》(臺北：天工書局，1994年10月)，頁364。

感抒發，同時將詩人與百姓的不幸、悲痛、憂國、興寄交織於一爐，成功地把痛苦與哀傷描寫爲一「旋律與衷曲」，非但爲痛苦添上一層新的裝扮，更將痛苦內在地轉化，使我們得以洞觀靈魂的深層[40]，它的基調絕不是消極的或頹唐的，甚至讓我們認識到一種嶄新的對世界之感受[41]。杜甫對於世俗的無情及環境的絕望，把持逆來順受，以更寬廣的胸襟，沒被現實所打敗，展現出強韌的生命力，在這些詩歌中處處流露其人倫光輝道德美。

陸、結語

儒家道德體系以個人是否能善盡其人倫及社會角色爲主，愈能落實這樣要求的人，愈是德性光輝的人。杜甫是偉大的詩人，也是普通的詩人，他有偉人崇高品格，也具凡人喜怒哀樂之情。杜甫困守長安，不惜折腰託人照顧妻小，回奉先探視妻兒，卻聽到兒子餓死噩耗，「所愧爲人父，無食致夭折」(〈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對於「癡女饑咬我」、「小兒強解事」(〈彭衙行〉)，內心無比的愧疚與悲痛。甚至在窮愁潦倒之際，楊氏夫人總是無怨無悔撐起一家，「入門依舊四壁空，老妻**覩**我顏色同」(〈百憂集行〉)，流露出母性光輝，分擔丈夫的憂苦，留予後人樸實無華、感人夫婦典範。杜甫對妻兒情深義重，對弟妹一派友悌，極富人情味、人性美，雖悲涼之中見一縷溫情，慘淡之中寄寓無限熱情。親情給他溫暖的歸宿，雖貧寒交迫、幼子餓死，但仍是值得人眷戀。楊氏夫人、兒女、弟妹是杜甫一生憂國傷時、漂泊風塵途中燭光，因爲這些情感支撐，讓他能在苦難之中，甚至將愛家的深厚情感延伸到對廣大民衆命運的責任感。詩篇中有著未盡丈夫、人父、兄長職責愧疚之心與百姓的不幸、悲痛、憂國、興寄交織於一爐，以更寬宏胸襟，激發出強韌的生命力，愛家亦愛天下，富有人情味的血

40卡西勒(Ernst Cassirer)說：「如果一位抒情詩人能夠成功地把痛苦描寫爲一『旋律與曲』，則他實在並不單只在替痛苦添上一層新的裝扮；他其實已經把痛苦內在地轉化了。透過情緒底媒介，抒情詩人使我們得以洞觀靈魂的深層，靈魂的這些深層向度，是詩人自己以及吾人以往一直無法理會和無法接近的。」見卡西勒：《人文科學的邏輯》〈人文科學之對象〉(臺北：聯經出版社，1986年)，頁47。

41卡西勒(Ernst Cassirer)又說：「藉著把他們的自我傾訴出來的過程，每一個偉大的抒情詩人都讓我們認識到一種嶄新的對世界之感受他們把生命和實在以一種吾人以往見所未見的和無法想像的形態顯示出來。」卡西勒Ernst Cassirer：《人文科學的邏輯》〈人文科學之對象〉(臺北：聯經出版社，1986年)，頁47。

肉之軀，展現其人倫光輝之道德美。

參考文獻

仇兆鰲 (1979)。**杜詩詳註**。臺北：臺灣中華書局。

卡西勒(Ernst Cassirer) (1986)。人文科學的邏輯。臺北：聯經出版社。

由毓淼等撰 (1971)。**杜甫和他的詩**上册。 臺灣：學生書局。

沈德潛 (1976)。**杜詩評鈔**。臺北：中文出版社。

拉曼・塞爾登(Raman Selden)編，劉象愚、陳永國等譯 (2005)。**文學批評理論——從柏拉圖到現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浦起龍 (1970)。**讀杜心解**。臺北：中央輿地出版社。

范輦雲 (1974)。**歲寒堂讀杜**。臺北：臺灣大通書局。

夏松涼 (1986)。**杜詩鑒賞**。遼寧：遼寧教育出版社。

高步瀛 (1977)。**唐宋詩舉要**。臺北：學海出版社。

陳東原 (1965)。**中國婦女生活史**。臺北：臺灣商務書局。

陳文華 (1987)。**杜甫傳記唐宋資料考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許碧琴 (1998)。〈杜甫筆下的妻子—溫柔敦厚的楊氏〉**壢商學報**。

黃生 (1976)。**杜工部詩說**。臺北：中文出版社。

楊倫 (1994)。**杜詩鏡銓**。臺北：天工書局。

楊家駱主編 (1972)。**新舊唐書合鈔并附編十六種一**。臺北：鼎文書局。

熊秉眞 (2000)。**童年憶往**。臺北：麥田出版社。

劉孟伉 (1981)。**杜甫年譜**。臺北：學海出版社。

鍾慧玲 (1992)。長貧任婦愁——杜甫筆下的妻子。**東海中文學報第10期**。